



〈最近最遠〉

佳作

揚子高中 劉容寧

指導老師 陳修姍

隔著最近的距離，賴著某人撒嬌，聽著他有力的心跳，天馬行空的瞎扯，偶爾任性、扮傻，一切都是那麼溫馨……很久以後……那些畫面將慢慢變模糊，靜靜的被鎖在心的一角，像那人的身影在夢中慢慢模糊，慢慢走遠……

終於，我知道隔著遙遠的天空想念一個人有多惆悵，天人永隔的距離好遠。好久了，我呆坐在一旁機械式的摺著元寶，很平靜的接受了事實縱使很殘酷，風似乎很大，沙子好幾次跑進了眼，眼眶都紅了好幾次，思緒也被風都吹離了好幾尺，明明是初秋怎麼風這麼大？這麼寒冷？一個接一個上香的親戚源源不絕，我沉默在一旁看著他們，默默繼續手中的元寶，表姐妹他們坐在我身旁，我們的手都紅通通，從昨晚到現在我們一直不斷的摺著元寶，一夜未寐，很有默契的幾人都不去提這突來的噩耗，選擇很平淡的帶過，人有時就如蒲公英，落地只是暫時，風一起便隨他四處飄蕩，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了在那個不安定的晨，我們失去了引以為傲的大山，外公長出了翅膀，拋下塵世的紛紛擾擾，無聲無息的離開了……沒有預兆，沒有準備，以最自然的方式選擇了他最終的歸途，默默是我們的選擇，這噩耗的打擊母親阿姨們已亂了方寸，若連我們都崩潰，那麼連一個出借的肩膀都沒有了。一年中，我不知道我們最多聚幾次，但最近我們

常常聚一塊，以前總有太多藉口，距離遙遠而不常團聚，但當真的距離很遠很遠時，拼命的想挽回些什麼，有些人卻漸行漸遠。晨曦，他總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這時他大概扛著鋤頭下田一陣子了，眼睛又不自覺的望向空蕩蕩的田地，下意識我在等著奇蹟，可惜奇蹟似乎不眷顧我，昨晚四阿姨紅著眼說的那句話我體會更深了，現在，想他只在回憶中。

現實有時真的很殘忍，殘忍到無力堅強，我忘了外婆哭過幾回了，依稀記得那晚我回來祭拜外公時，一向很堅強的外婆抱著我：「妹妹啊，阿公走啊，不見了！」我默默無語的回抱他，是啊！我弄丟了阿公，沒了，我很努力的想給外婆一些力量，但是卻又那麼渺小，我無法去撼動她心的哀痛，反而被她的傷心激起淚水，怎麼辦，外婆今後到底怎麼辦？那個枕邊人陪自己守著這個家快五十年，腳下踩的地是他們的血汗，眼前成群的子孫是他們的血脈，這個家才正要開枝散葉，那個承諾過一輩子的人卻先走了，我不知道若可以選擇，外公會怎麼做，他還會狠心先走留下傷心的結髮妻嗎？我開始懷疑這世上所謂的永遠，因為再遠的路都有結束的一天，生死難定，海誓山盟怎敵得過天人永隔？這些天常常是這樣反反覆覆，睡了又醒，醒了就默默的跪冰櫃旁痛哭，哀慟的聲音響透寂靜的院子，叫人心酸，好幾次母

親他們姐妹去勸，結果卻抱著哭成一團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，路還很遠，但儼人卻剩一人默默守著傷悲，我聽見外婆口中破碎的一句句老公，是心碎後血淋淋的碎片，外婆要的平淡起了巨變，愛情的承諾、親情的羈絆做不成阻止他離去的牽掛，他從此活在過去。

也許，以前的距離太過近而不懂可貴，一旦失去才懂景物猶在而人事已非的苦楚。我看著三伯公黯淡的坐在一角，蒼老的面容唯有那雙悲傷的眼神特別顯眼，那個從小守護的小弟先走了，手足之情是最久遠的，從年少的鬥嘴、分家的爭執、老來的扶持，他們一直都是最親的，他的眼睛直視著外公的遺照，安靜得彷彿不存在，深深陷入過去的種種，他沒有流淚，一直很平靜，唯有透過他端茶那微微顫抖的手，才能察覺他心中的不平靜。過去的朋友，一個一個的來到，對於這突來的悲傷，有大哭也有平靜，對他的追憶無限，一段一段故事都是他活過的證明，他走過好長好長的一段路，可又好短好短，短到來不及見我們好多難得，來不及參與我們好多璀璨。

最後一天了，我偽裝的堅強正一點點崩潰，當哀戚的樂聲響起，我的心強烈的收縮，以為自己不愛哭的，但當家祭那一刻我才知道強忍的堅強是紙糊的，外表看起來很堅固，但風輕輕一吹就倒得歪七扭八，我的心被母親他們姐妹的哭聲左右，他們一句句呼喊敲擊著我的心，表妹們早哭成一團，而先祭拜完的表姐在一旁握著拳，微紅的眼眶出賣了她，一旁的表哥和弟弟都撇過臉，一向好玩的小表弟小表妹們，哭著找外公，這

悲寂的氣氛四處流淌，催淚的亂箭紛飛，我的盔甲不夠堅韌，眼淚失約的墜落，不一會兒淚濕了衣襟，我知道哭不能挽回什麼，但除了哭我找不到一點宣洩的出口，就大哭吧！站離他好近好近的吶喊著，而他卻再也不回應，一路好走說得逞強，可不可以就留下來？你聽到痛哭的聲音環繞四周了嗎？告訴我這是你抱怨我們疏忽你開的玩笑，都不重要了，工作、學校都請假了，醒來，不要留下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，不能那麼冷酷，噩夢好長好長該醒了，別鬧了！「功德圓滿！」師傅輕聲的說著卻重重打擊我的幻想，不是夢也不是玩笑，是事實，圓滿嗎？一點都不，缺了一角，不是圓了。

世界萬千的變換，四季遞移，時間漸漸磨圓缺的那一角，偶爾，小表弟和小表妹還是會天真的問外公去了哪？有志一同的答案就是他去了好遠好遠的地方，想他的話就去拜拜他，他會保佑你的，他們很虔誠的膜拜冰冷的遺像，總是把心裡的願和來不及說的話說給他聽，小孩的天真當長大成人，懂事後將化作一絲淡淡的遺憾，但那是以後，應該還很久。日子還是要過，是選擇堅強最悲傷的無奈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軌道，彷彿那時的悲傷不存在，母親他們兄弟姐妹們很努力的生活著，依舊互相扶持、拌嘴，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身為獨子的舅舅，對母親他們一幫姊妹那句含淚的謝謝，失去了父親的他一肩撐起那片天，替父親守護著那個家、這些至親，而母親他們姐妹抱著痛哭那一幕也將永存記憶，抱著對父親的思念，一幫手足繼續走下去。

人和人的相遇就像磁場，磁力的強弱

指引距離的遠近，說不上時限，任何一刻再吸引，每一刻也在排斥，就這樣反反覆覆交織成一生，生老病死讓人變得渺小，彷彿被操縱的棋子，被動等著下一步。一場喪禮下來，親情、夫妻之情、手足之情我遊蕩了一圈，也終於開始知道人生是一座機場，每天都有飛向各處的航班，人只是急促的旅客，登機下機又轉機，距離忽近忽遠，誰也不能信誓旦旦的說永遠。願說不定轉眼變成怨，許願樹、神仙更甚至流星都不能承諾亙古，冥冥之中都有定數，縱然如此，還是迷信的許下一個又一個願，賭一個掌握弄人命運的可能，求天是人對距離捉摸不定的唯一辦法，卻不是根本辦法，曾經，我求過身邊的人一直在，但還是有人離開，終究不能左右生命距離。

最遠最近我開始分不清，我在遙遠的一方，清楚的看見他微笑的臉，愈走近他卻漸漸模糊，甚至不見。那人活在我心裡，也許那是最近的距離，但卻看不見、摸不著，實際上離我好遠好遠。那人躺在冰冷的墓園，也許那是很遠的距離，但時常他的身影出現在記憶裡、夢裡，好多曾經舞在腦海裡，那麼真又那麼鮮明……。

劉克襄
評語

落筆不俗媚，亦夠節制。有入世看得透事情，清淡書寫的文筆。不容易。